

譯夫 水 著夫朶巴尔戈

們人的屈不



Борис Горбатов
НЕПОКОРОЕННЫЕ

社土版出代時

不 屈 的 人 們

—— 達 拉 斯 家 ——

戈爾巴朵夫·水 著 夫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Борис Горбатов

НЕПОКОРЕННЫЕ

(СЕМЬЯ ТАРАСА)

Перевод Шуй-Фу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51

4-е изд.



1947年10月初版
1950年10月再版
1951年3月三版

蘭州分店：蘭州民國路五十八號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一二一號
電話：二五六一
報掛號：二五六一

總社：北京東交民巷六十八號
電話：二五六一
報掛號：二五六一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二〇〇〇
報掛號：二〇〇〇

出版者 戈爾巴朵夫
翻譯者 水夫
時代出版社

不屈的人們



鮑利斯·戈爾巴朵夫





108
1/10

目次

第一部.....	五
第二部.....	八五
關於本書作者.....	二七七

第一部

老是往東去，老是往東去……往西去的車子一輛也沒有！

輜重車、裝着稻草和空彈藥箱的馬車、醫藥隊的雙輪車、無線電台的正方屋子形的車子不斷開過去；辛苦的、筋疲力盡的馬匹艱難地跨着步子；因為塵土和悲感而形容憔悴的人倚着砲架，吃力地拖着腿，——老是往東，老是往東，經過奧斯特拉雅·莫吉拉，到克拉斯諾頓，到卡明斯克，到北頓聶後面去……過去了並且消失得無影無蹤，彷彿他們已經被綠色的、兇狠的塵土吞吃掉似的。

四周的一切都籠罩着騷亂，充滿着叫喊聲、呻吟聲、車輪的吱吱聲、鐵器的軋軋聲、沙啞的咒罵聲、傷兵的號泣聲和孩子的啼哭聲，似乎，路本身也在車輪底下吱吱着和呻吟着，在山坡間駭怕地顛簸着……

在這個一九四二年的七月天，在奧斯特拉雅·莫吉拉，祇有一個人在外貌上是鎮靜的

——那就是老達拉斯·雅成柯。他站着，重重地靠在手杖上，用痛苦的、不動的目光望着周圍發生的一切。他整天沒有說過一句話。他用那熄掉光芒的雙眼從皺皺起來的灰白眉毛下面注視着道路如何在騷亂中踉蹌着和顛簸着。在旁人看來，似乎這個鐵石心腸的人對一切發生的事情都冷漠地毫不關心。

但是，在路上所有的騷動者中間，大概沒有一個人，他的靈魂是像達拉斯的靈魂那樣受苦和哭泣的。『這是什麼？這究竟是什麼，同志們？』他心中暗想。『我呢？我怎樣呢？我和女人們、小孫兒們到哪兒去呢？』

車子風馳電掣般在雲霧似的塵土中疾駛過他的身旁，——老是往東，老是往東——塵土飛落在枯萎的白楊上，白楊也變得灰色和重甸甸了。

『我怎麼辦呢？停在路上，攤開了雙手叫喊：站住，你們到哪裏去？你們到哪裏去？或者跪在路中央，在塵埃裏，吻着戰鬥員們的靴子，懇求着：不要走吧！你們不能走啊，我們，老人們和小孩們，還留在這裏哪……』

可是車輛仍不斷馳着、馳着，——老是往東，老是往東，——沿着塵埃滾滾的隆起的大道，到克拉斯諾頓，到卡明斯克，渡過北頓聶茨，渡過頓河，渡過伏爾加。

但是當隆起的路上還延續着拉成一綫的車輦時，希望總還在老達拉斯的心裏閃爍、放光。好像，迎着這一流，突然從東方的什麼地方，從塵埃之雲裏面出現幾個縱隊，雄糾糾的青年駕着強有力的坦克向西方疾馳，摧毀着他們路上的一切。祇要這根綫延續下去，祇要它不斷掉……但是這根綫愈來愈細。如果它一旦斷掉，那時……但是關於那時將怎樣的事情，達拉斯連想都不敢想。在一面岸上留着達拉斯同病弱的女眷和孫兒，而在另一面岸上的什麼地方——則有俄羅斯，有從軍的兒子，有他達拉斯六十年來藉以生活、並爲之生活的一切。但是關於這一點最好不要想。不要想，不要聽，不要說。

達拉斯回到自己的卡緬納·勃洛德的時候，已經暮色蒼茫了。他走過全城，但不認得它。城中閤無一人，死寂無聲。它現在很像一所房主已忽忽離開的房子。折斷的電綫在電桿上擺盪着。街上有許多敲碎的玻璃。飄散着焦臭的氣味，在空中，燒掉的紙張的灰燼像烏雲一般飛舞着，紛紛向屋頂墜落。

但是在卡緬納·勃洛德，一切都像往常一樣的寂靜。祇有茅舍的稻草屋頂在陰沉地蓬鬆着。在院子裏，繩上飄蕩着襯衣。在雪白的襯衫上，夕陽的光點就像是鮮血。在鄰人的台階上，有人煽着茶爐，在那飄浮着焦臭和火藥味的空氣中，突然奇妙而甜蜜地飄出了一

縷茶炊的細烟。老達拉斯彷彿不是從奧斯特拉雅·莫吉拉、而是從工廠裏下工回來。在小庭園裏，迎着黃昏，開放着夜來香，那些僅在晚上散出芳香的花，工作人員的花。

吸着這些從兒童時代就熟習的氣味，達拉斯驕地銳敏而突如其來地想道：『可是得生活啊！……得生活啊！』接着就走進家門。

全家默默地奔出來迎接他。他朝所有的人——從老妻葉芙洛西尼亞·卡爾波芙娜到小孫女瑪麗伊卡——縱眼一望，就明白：現在世界上除掉他老祖父之外，是沒有一個人了；他獨自一人要對世界和所有的人負責他的全家，負責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負責他們的生命，負責他們的靈魂。

他把手杖放到角落裏原來的位置上，儘可能高興地說道：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可以活下去。總有法子的……』接着他命令貯藏一點水，關上百葉窗並鎖起大門。

過了一會，他瞅了瞅十三歲的孫兒廖恩卡，嚴厲地加上一句：

『沒有問過我，誰——誰——也不准到街上去！』

夜裏開始了砲轟。它接連繼續了好幾小時，卡緬納·勃洛德的這座古老的小屋就一直

好像在惡寒中那樣戰慄着。鐵屋頂銳聲地震響着，玻璃怨訴地呻吟着。後來砲轟終止了，最可怕的——寂靜降臨了。

廖恩卡從街上的什麼地方跑回來，他沒有戴帽子，害怕地叫道：

『噢，爺爺！德國人在城裏了！』

但是達拉斯爲了防止女人們的叫嚷和啼哭，就厲聲向他喝道：

『別作聲！』並且用手指威脅了一下。『這同我們沒有關係！』

「這同我們沒有關係！」

門上了門，百葉窗緊緊地關着。白天的光綫吝嗇地透過縫隙射進來，在地板上抖動着。地球上什麼都沒有——沒有戰爭，沒有德國人。祇有貯藏室裏的老鼠氣味、廚房裏的捏麵槽氣味、達拉斯房裏的鐵器和鉋下來的松樹屑的氣味。

爲了節省燈油，葉芙洛西尼亞僅在黃昏時才點上聖像面前的油燈，每次這時都要嘆息道：「寬恕我，主啊！」畫着斯柯別列夫將軍騎像的古老鍾鐘慢慢地敲出了時間，仍像以前那樣每晝夜慢一小時半。每天早晨達拉斯要用指頭撥轉指針。一切都像往常一樣，——沒有戰爭，沒有德國人。

但是整個小屋都充滿了驚惶的軋軋聲、嘆息聲、細語聲。壓低的耳語和抑制的號哭從各個角落傳到達拉斯的耳際。這是廖恩卡帶來街上的消息，和女人們在角落裏噁噁喳喳，

不讓祖父聽見。達拉斯也做出一副他什麼都沒有聽見的樣子。他要什麼都聽不見，但是不聽，他又不能。透過古老小屋的各處縫隙，什麼話都爬進他的耳朵裏來了：槍殺……虐待……趕走……那時他就激怒起來，跑到廚房裏，灑沫四濺地高叫道：

『替我住口，你們這批鬼婆娘們！打死了誰？鎗殺了誰？又不是打死我們。這同我們沒有關係。』隨即砰上了門，走到自己的房裏去了。

現在他整天都是獨自一人在自己的房裏度過的：鉋鉋、鋸鋸、貼貼。他一生慣於製作物件，——機車的輪子或是連部的迫擊砲，樣樣都做。他不勞動就活不下去，正像別人沒有煙草就不能生活一樣。勞動是他靈魂的要求，是他的習慣，是他的熱望。但是現在誰也不要達拉斯那雙金不換的手了，不能替誰製作車輪和迫擊砲了，而無益的物件他又不會做。

那時他就想出製造烟嘴、小木梳、打火機、縫針等等東西，——老太婆用它們到市場上去換麥子。城中沒有焙烘的麵包，也沒有麥粉。市場裏賣的祇有麥子——以杯子計算的，像以前賣瓜子一樣。爲了磨碎這種麥子，達拉斯就用木板、齒輪和鐵軸製成一架手搖的磨粉機。『集合機！』他望了望自己的創作，苦笑了。『你要是望一望我，工程師庫恰